

杜甫诗歌对外传播研究

浦宜璋

南京审计大学 江苏南京 211815

摘要: 诗歌在中华文化的宝库中占据着极为重要的位置,其中,杜甫作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诗人之一,其诗歌深刻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风貌,也承载着丰富的文化价值和人文精神。本文旨在通过探讨杜甫诗歌在国际传播中的四个关键方面——译介与媒介、他者视域、海外对杜诗的需求分析,以及共情传播,来探讨杜甫诗歌对外传播的过程与影响,理解杜甫诗歌如何作为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理解与对话,从而为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文化探索出新的路径和方法。

关键词: 杜甫; 诗歌; 跨文化; 传播; 他域

一、译介与媒介——原型的正向传播实践

1、译介

译介是指通过翻译的手段将源语言所包含的信息、文化以及思维方式转换为译入语。译介具有动态性,他是在译者所处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中西方的交流在20世纪之前几乎处于闭塞状态,那一时期的杜诗英译主要靠传教士和外交官,由于对杜甫缺乏一定的了解,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通常会以自己的文化背景去理解中国文化,其必然会导致一定程度的文化过滤。因为对杜诗的翻译略有变质,所以在杜诗传播的起初,西方对于中方文化普遍存有贬义的误解,那时候的杜甫形象也惨遭定义为负面典型。随着一战的爆发,中国国门被强行打开,一战结束之后,中国日益走上国际舞台,与世界的交流也逐渐增多。他国文化走进来,我国的文化也将走出去,西方诗人宾纳(Witter Bynner)和中国学者江亢虎合编了《群玉山头》,以文字的形式讲述中国传统文化符号代表——杜甫。江亢虎在文中称杜甫为中国的“诗圣”(the sage of poetry),这使得杜甫的海外形象转危为安。随着中国的综合实力不断提高,中国学者的地位在译介也不断攀升。20世纪50年代-80年代,洪业以纪传体写就了《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书中提到杜甫在中国人心中的地位,并确立了杜甫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彻底推翻了杜甫的负面形象。这本书“被公认是英语世界中关于杜甫的最重要的著述”。该书影响了后来很多汉学家,例如汉学家David受其影响,在其译介《杜甫》(Tu Fu)中,称杜甫为“中国对后世影响最大的诗人”。伴随着杜甫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他的作品也得到了广泛流

传。到了20世纪90年代,经过不断的重译和完善,世界上第一部杜诗翻译全集《墨菲的杜甫》出版了,该书的出版巩固了杜甫诗歌经典化的地位,受到海外观众的青睐。到了21世纪,杜诗译介达到顶峰,翻译数量最多的有两人,国内的是许渊冲先生的《许渊冲英译杜甫诗选》(2014),共有230篇,国外则是汉学家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翻译的《杜甫诗集》(2016),数量高达1457篇,其翻译了杜甫所有作品。杜诗译介目前多达60余种,分别来自英国、印度、新西兰以及中国等国家。

2、媒介

西方学者H·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于1948年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论文中首次提出了“五W”模式。这五个W分别是即:Who(谁) Says What(说了什么) In Which Channel(通过什么渠道) To Whom(向谁说) With What Effect(有什么效果)。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束缚,同时给跨文化传播带来了新的环境,并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在大众眼前。而纪录片就是其中的一种,纪录片具有真实性的特点:真实的场景和真实的人物,并通过艺术加工得以呈现。英国BBC纪录片的镜头转向中国,2020年4月,推出了中英合拍的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Du Fu: China's Greatest Poet),该纪录片时长59分钟,播出正值中国在抗疫的水深火热时期,纪录片给抗疫民众带来强大的精神力量。该纪录片的导演迈克尔·伍德(Michale Wood)是英国最受欢迎的主持人之一,同时也是英国的历史学家。纪录片跟随迈克尔·伍德的脚步,以他者的时域领略杜甫的生平事迹,用西方人的思维认知

中方文化,在叙事上也更贴近西方人的表达方式,并将杜诗与《荷马史诗》最对比,突显了诗词是比《伊利亚特》和《奥德赛》还要久远的文化遗产之一。迈克尔·伍德在片中盛赞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与西方文学巨匠但丁(Dante)、莎士比亚(Shakespeare)比肩,表明杜甫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但是杜甫又不仅仅局限于诗人,而是能体现文明和道德的人物。迈克尔·伍德寻找中西方文化的契合点,而这种契合点正是通过类比的方法将难以让外国人接受的诗歌文化变得更加直观和容易理解,让中国文化不仅能“走出去”还能“走进来”。纪录片一经播出,便得到了西方观众的积极反馈,激发了西方观众对中国诗歌文化的浓厚兴趣,提升了杜甫的海外影响力。

二、他者视域叙事中国文化

“他者”是和“自我”相对的一个概念,“他者”是指除本体以外的一切事物。在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如何让我国文化保留原始的韵味和内涵,同时又能够被西方受众所接受,确实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用“他者视域”讲述中国文化却是一个宝贵的参考。对于“他者”来说,他们看待中国文化的角度、理解方式和解读深度都会与中国国内有所不同。当我们提及中国的文化输出,很容易陷入一种民族主义或自豪感的情感漩涡。很多时候我们重心往往放在“自我”的输出上,忽略了他者的感受。而跨文化传播正是不同文化背景的成员之间的人际交往活动,所以真正的文化传播不仅仅依赖于我们想表达什么,更重要的是他者如何理解和接受我们所传达的内容。国内对于杜甫的生平、诗歌和时代背景,更多地是以“自我讲述”的方式,直接呈现和解释杜甫及其作品。这种方式对本国人来讲是十分亲近的,受众能够更直接地理解杜甫的内心世界和时代背景。但其也存在一定的劣势,由于“民族优越感”的存在,即便我们尽了最大可能去避免文化传播的主观性,但事实证明所有关于杜甫的文化传播都是积极正向的。

而在杜诗的海外文化传播中,则更多地采用了“他者讲述”的方式,用熟悉的话语讲述陌生的古诗,用他者视域凝视中国文化。通过第三方视角来解读杜甫,意味着从另一种文化的角度解读我国文化,可以帮助受众获得全新的感知和认识,可以提供更全面、更客观的视角,以及对不同的观点和文化背景下的解读,加深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这种方式与虽然与“自我讲述”相比显得不那么地道,也可能因为距离感而让观众感到疏离,但却

为观众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丰富的信息。同时,“他者视域”下的文化传播更具客观性和中立性,能够有效传播文化信息,使得跨文化传播更为客观准确。文化传播的过程也是文化再创造的过程,“他者视域”下的文化传播是用新的视角对“旧”文化进行再挖掘。在跨文化传播中,我们需要寻找与目标受众共同的情感 and 价值观念,通过共情和共鸣来拉近彼此的距离。用“他者视域”讲述杜甫的人生经历和诗歌创作,就是用西方人自己的思维和逻辑来凝视中国文化,是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再创造,从而使得他们更容易接受和理解中国文化,找到中西方文化的契合点,产生共情和共鸣的力量,达到他者与自我的融合,提升我国诗歌的国际形象,增强西方对我国文化的认同感。

如何用他者视域讲好中国故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中西方不可消除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差异,让“他者视域”下的文化传播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种差异在服饰、美食、风景类的文化传播中不算显著,但是在文化类的文化传播里较为明显。我们一直有强调,他者视域就是用对方现有的文化背景审视我方的传统文化。中西方的文化差异存在很多方面,如语言、文化、习俗、信仰以及价值观等等。具有代表性的则是东方人崇尚集体主义,而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集体主义者往往顾全大局,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个人主义者则更加注重个人的感受,多为利己。另外,中国人讲究“天人合一”,西方更在意“有界有线”,中国人向往“忘我”,西方文学则更具理性精神。因此,当传播者以自己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为基础去解读他国文化就会存在偏差和误解,无论什么人,都会把自己当作文化传播过程中的“上位者”,在潜意识中以一种高姿态去掌控文化传播的走向。

三、海外对杜诗传播的需求

媒介或者译介的跨文化传播的基本手段是翻译,宇文所安曾明确提出“翻译是两种语言为翻译中的支配权斗争”。这在某种程度上属于文化差异中种族优越感带来的有意识的控制活动。文化差异也许会导致杜诗传播的障碍,造成误读。但在误读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西方出于文化需要来对杜诗进行操控传播。在1912年至1922年的西方新诗运动期间,为了摆脱西方诗歌的陈词滥调,西方诗人把目光转向了中国诗歌。起初,由于李白的诗歌有较高的娱乐性和审美价值,所以李白的诗歌在传播过程中更受欢迎,当然,李白杜甫二人的诗歌并没有高

低之分，只是风格不一。在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重创后，西方的政治和经济十分萧条，他们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文化。随着《松花笺》的出版，许多西方诗人开始接触并学习杜甫的诗歌，被杜甫诗歌所蕴含的儒家思想、深刻内涵和艺术价值所吸引。杜甫的诗歌为西方诗人提供了新的创作灵感和题材。西方诗人从杜甫的诗作中汲取营养，建立新的思想和道德观念。寻找与自己内心深处的共鸣。他们尝试模仿杜诗的形式和风格，创作出具有西方特色的诗歌。这些作品不仅在形式上追求创新，而且在内容上更加关注社会现实和人类命运。

到了20世纪中期，新诗运动依然如火如荼，此时的西方诗人更加注重杜诗的思想精神，对杜诗学习的主动性也大大提升。与此同时，西方正在经历城市化变革，城市化进程破坏了传统下的宁静，西方的反对声此起彼伏，西方社会正处于水深火热中。于是，西方诗人开始关注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这一时期的“垮掉派”代表人物雷克斯罗斯也开始研究杜诗，这位无政府主义者从杜诗中具化了杜甫亲切和善的形象，并表达了高度认可。但由于西方盛行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局限性使得他对杜甫家国情怀的儒家内核并不认同。杜诗的文化没有宗教色彩，更加贴近世俗生活，雷克斯罗斯认为“没有任何一个伟大的诗人是像杜甫那样完全世俗化的，他是我在20世纪的乱世中生存的唯一信仰”。这种反映现实生活的意向诗更能反映生命的本质，符合西方诗人喜欢通过诗歌来抒发情感的天性，也符合当时在战争中苦苦挣扎的西方民众的现状，可以以此来慰藉他们的心灵。

到了近现代杜诗的传播进一步发展、扩大。最为著名的译介传播代表人物正式我们前文提到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宇文所安的杜诗传播不仅是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传承和推广，更是对全球化时代学术国际化的积极响应。其杜诗传播成功的关键因素在于他适应了美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学术国际化背景，美国在全球化时代的学术国际化主张文章以读者为中心，为读者服务，这里的读者当然是指西方读者。可见尽管他认为杜甫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尽管他对杜诗的理解深入骨髓，但他依然以西方文化思想为中心的文学理性去选择杜诗里符合西方价值观的部分，对杜诗传播的最终目标也是为了给西方文学提供有利于表达的东方的思想支撑点。

四、杜诗的共情传播

“共情”本身属于心理学上的概念，现在也多出现在文化传播媒介里。共情是指个体能够理解和感受他人的

情感和体验，并且能够做出相应的情感反应，我们人类都有共情的本能。在跨文化传播中，共情是指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能够理解和感受彼此的文化差异，并且能够建立起共同的认知和情感。要实现跨文化传播中的文化共情，需要人们具备跨文化意识和敏感度，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观、信仰、习俗和规范，并且能够从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同时，需要积极的沟通和表达技巧，建立深入的交流和互动，以及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杜甫的诗歌，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的瑰宝，其深邃的思想、精湛的艺术手法和丰富的历史背景都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杜甫之所以能够成为东西方文化传播的桥梁，“在于其传世诗歌的形式之美，还在于他具备打动西方观众的那种超越时空和语言的能在不同文化中流转的“共同性”的内容，即对个体生命疾苦的关注——是生命受困之时的坚韧和达观，是在自然和天地中感受到的沉郁和壮阔之美”。跨文化交流已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然而，由于文化差异、语言障碍等因素，我们在交流过程中往往会遇到许多困难。这时候，共情就显得尤为重要。共情，即从他人的角度出发，理解他人的感受和想法。在跨文化交流中，共情可以帮助我们打破文化隔阂，建立更加平等、真诚的对话关系。只有当我们真正尊重并理解外来文化，才能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桥梁。杜甫诗歌的伟大在于，其诗歌中透露的平民性和生活化的视角将语言不同、文化不同、思维不同的国家的人通过诗歌找到双发文化内核的契合点从而产生心灵和情感的共情。通过共情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 and 感受彼此的文化 and 情感，建立起真正的共情联系。这将有助于促进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之间的理解和交流，减少文化冲突和误解，进一步推动全球化和跨文化交流的发展。

小结

本文分析了以杜诗为代表的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关键策略，包括翻译与媒介手段的选择、从跨文化视角进行的沟通以及本土自我叙述的重要性。通过这些策略的有效运用，目的在于向全球受众传达中华文明的深邃魅力及其五千年历史沉淀下的丰厚民族精神。本研究旨在为如何有效传播中国文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指导，强调了传播质量与形式创新的必要性，以及针对国际受众的文化背景和接收习惯进行深入研究的重要性。这不仅有助于全球受众全面了解中国，也有助于构建更加和谐、稳定的国际环境，推动跨文化交流与理解，进而促进全

球社会的共同进步与发展。

总结而言,本文通过对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策略的探讨,强调了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传播不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情感共鸣和文化共融的桥梁。中国故事的有效传播,需要不断创新方法与策略,深化跨文化交流的理解和实践,以促进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尊重和理解,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1]赵文.纪录片《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的跨文化传播[J].电影评介,2022,(16):58-62.DOI:10.16583/j.cnki.52-1014/j.2022.16.005.

[2]梅启波.杜诗英译的原则、策略与跨文化传播

的话语权——以许渊冲与宇文所安的杜诗英译为例[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2(05):101-109+155.DOI:10.15991/j.cnki.411028.2022.05.018.

[3]高姝.文化类纪录片的“自我讲述”与“他者讲述”——基于中英两版杜甫纪录片的对比分析[J].视听,2022,(01):122-124.DOI:10.19395/j.cnki.1674-246x.2022.01.044.

[4]王鑫,黄皓宇.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跨文化叙事研究——基于杜甫在英文世界传播的考察[J].新闻与传播评论,2021,74(05):121-128.DOI:10.14086/j.cnki.xwycbpl.2021.05.010.

[5]王鑫.寻找沟通中西方观众的“理,事,情”[J].作文通讯,2020(18).